

最近,从晚报上读到保护上海原土著的民居——绞圈房子(这里的“绞”念gào),勾起我童年的回忆。

我祖辈是上海原住民,俗称“本地人”。我出生在绞圈房子里,并在那里度过了快乐无忧的童年。我家的绞圈房子在上海市区最南面、近黄浦江边的瞿真人路1062弄内(即卢湾区内五里桥地区的瞿溪路,现属黄浦区),房子的外面有一条小支流,我们叫“小浜”,河水有点臭,后来在“大跃进”时期被填掉了。

我家的绞圈房子呈“回”字形,全封闭。正南面是大门,挨着大门的东边有个小门,大多数时间是关着的。在东北角还有一个小门,我们叫“腰门”,平时都是从那里进出的。坐北朝南是一个大客堂,一排高高的落地雕花长门,可以全部卸下来的。客堂里放着一个长长的大条案,还有几张八仙桌和长条凳。房顶上方的东北角上设有一个一平方米左右的小神龛,里面摆着本家祖宗的牌位。客堂一般都是空着的,有婚丧喜事时可通用,平时是我们小孩玩耍的天地。到了清明或过年,那就是祭祀老

祖宗的地方。绞圈房子的东面和西

半夜凌晨,门咣当一声响,紧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跑向卫生间,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我家那口子喝多了。果不其然,随后一阵一阵的呕吐声便不时钻进耳朵。我在床上翻了个身,继续睡觉。不然能怎地?跟一个酒醉的人大吵,质问他?走的时候再三答应得好好的,早点回家,不喝多。一个男人在喝酒前的承诺就好比一只狼压抑着强烈的渴望对一只羊说,放心,我肯定不会吃你。事实证明,没有不吃羊的狼。酒是考验一个男人承诺的可信度最好的武器。

作为一个女子,尤其是一个他口中的南方女子,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男人用来衡量交情深浅的标准就是喝酒多少。最初的时候,我曾试图用语言和他沟通,不管你酒喝了多少并不能影响你们之间的交情,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在乎这些的。他嘴上倒是迅速赞同了我的观点,可是一到了酒桌上,那个觥筹交错忘乎所以的人似乎不是他了。屡次三番,我终于放弃说教。在酒面前,我的那点说教简直不到一秒就被他抛诸脑后。

这不,三天前,得知他一个大学室友即将到来,我也做好了一切准备措施。客厅沙发的套子换成了最旧的那套。他临行前身上穿的也是一身旧衣,身上除了喝酒的酒钱外,钱包手表手机一概放在家里,一串钥匙我死死地弄在他的裤腰带上。这身装备就算他想丢东西,最多丢脸而已。任他百般口舌,如何如何不会喝多,我都置若罔闻。我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我的劳动量以及财产损失量。以前的战斗经验告诉我,一个男人喝醉酒后,丢脸和丢钱包同时发生的时候,对于我而言,丢钱包损失更多。一早和他说好,回家直接睡客厅沙发,那里是距离卫生间最近的距离。不要指望一个男人在酒醉后还能循规蹈矩地忍着翻滚的吐意,安全地从卧室走到卫生间而不弄脏地毯。

第二天醒来,我看了看睡在客厅里的他,昏沉着。许是被我惊醒,他喃喃自语:老婆下次我要是还喝这么多,我就不是个人。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拿着录音器,好在他下次醉酒后嘲笑下他。我笑问道:上次你不也是这么说的吗?他道:上次不一样啊,上次我是黄酒加啤酒喝多了。我哑然失笑,这次呢?他抬起头,一双迷蒙的眼睛里全是醉意道:这次只喝了啤酒。我心中笑道,你的意思是这次进步了?我道:这次喝了多少瓶?他迷糊地吐出四个字:不计其数。

不计其数?以往每次醉酒,事后他都能炫耀地告诉我喝了多少瓶,看来这次,还真是真交情啊。

绞圈房子里住的是我们从爷爷辈起三代同堂的大家族。爷爷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三个儿子成家后住在这里,三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在我记事以前,爷爷已去世了。大伯家住东面的一排房,二伯家住西北面的房间,我们家和奶奶住在西南的一排,每家基本上有二间房间。另有一间灶头间带饭间,里面有一个土灶头,旁边放一个大大的八仙桌。用大灶头烧出的饭,又香又好吃。还有一只很大的水缸,印象中可以坐下一

个人。平时洗刷用天井东南角上那口井里的水,做饭和喝的水是雇人从远处的给水站挑来的自来水,储存在这大水缸里,还要放明矾来清洁的。经常给我家挑水的是隔壁一个年轻人,力气很大,但有点智商,挑一担水给一根竹水筹码和一分钱。

绞圈房子里住的是我们从爷爷辈起三代同堂的大家族。爷爷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三个儿子成家后住在这里,三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在我记事以前,爷爷已去世了。大伯家住东面的一排房,二伯家住西北面的房间,我们家和奶奶住在西南的一排,每家基本上有二间房间。另有一间灶头间带饭间,里面有一个土灶头,旁边放一个大大的八仙桌。用大灶头烧出的饭,又香又好吃。还有一只很大的水缸,印象中可以坐下一

个人。平时洗刷用天井东南角上那口井里的水,做饭和喝的水是雇人从远处的给水站挑来的自来水,储存在这大水缸里,还要放明矾来清洁的。经常给我家挑水的是隔壁一个年轻人,力气很大,但有点智商,挑一担水给一根竹水筹码和一分钱。

绞圈房子中间是一个大大的天井,平时各家的一切活动除了睡觉,都是

在天井里展开的。每天清晨,我们一睁开眼睛就会往天井里跑。大人们买好了菜也会在井台旁,一边洗拣一边交流着菜场的行情,手不停嘴也不闲地聊着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

每年的夏天是天井最热闹的地方,白天买来的西瓜用打水的吊桶放到井里冰着。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各家的小饭桌在天井里自家的门口放好。无论谁家吃西瓜,都会在第一时间送几片给叔伯兄妹尝尝。饭后各家拿出竹榻或板床,我们这些不愁愁的孩子,就抬头望着满天星星慢慢地进入梦乡。

冬天的天井别有一番情趣,在天井的上方隔开一根竹竿左右的距离,拉着二根粗粗的铁丝,各家的竹竿就搁在上面。在暖暖冬日的阳光下,竹竿上晒满了衣服和被子,闻着香香的太阳味道,我们在晒着衣服和被子的竹竿间串来串去地嬉闹,有时因不小心碰倒了竹竿,被大人呵斥。有时如果碰到突然下雨,不在家的人根本就不用担心晒着的衣被会

淋湿,自会有人帮着收进来,这些情景现在想想还真是心里暖暖的呢。

那个时候我们小学都是半天上课,中午回家后,住在附近的同学下午就一起开小组做作业,多数时候都会在我家的天井里开小组。房子大,所以还有两家常年租住的房客。一家是个宁波老太,我们叫她阿嬷,信耶稣的,每天吃饭前总要祷告,让我们这些小孩子觉得很好奇。阿嬷有个儿子在东北生活,不常回来。从阿嬷嘴里,我第一次知道“有个地方叫哈尔滨又远又冷”,想不到以后我上山下乡就去了那又远又冷的地方,并生活了

元,的蔬果后满载而归;某日,单骑至闵行浦江镇锁稼楼,停车流连在古宅“礼耕堂”里,那十二道墙门一道叠着一道,深宅大院之气派扑面而来,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诱得我竟

然在这古宅里“呆”了半天……我也曾数次乘车至余山,独行在山间的小道上,尽情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山中的美景,舒展着四肢,释放着工作上的压力;有时,我会约志同道合的哥们乘车去市区各景点走马观花,外滩、豫园、静安

一年一度的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又开通了。头两天就听到两个电话,很值得玩味。

第一天是有人反映某饭店汽化炉排风扇扰民,至今已有两年,环保、街道、城管办都了解情况却并没有切实解决问题。区长随即拨通电话,询问情况,相关部门回答很简单:在走流程。第二天,是有居民反映,小区泵站去年起漏水,但而耽于业委会换届选举,迟迟没有推进。区长立即询问,回答也很干脆:在走流程。

我不由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针对某个政府部门办事拖拉推诿,群众找上门来总是以“研究研究”来敷衍了事,我写了一篇小评论,抨击官僚衙门语言。孰料,进入二十一世纪,官僚语言也丰富起来,出现了升级版。“走流程”确实比“研究研究”更新颖、更巧妙。你要问“流”到哪里,不知道,“程”是如何,还是不知道。等着吧!官僚官僚,说到底,也是对老百姓为

足球比赛,当某一强队输给了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弱小队时,人们常喜欢说:“足球是圆的,什么结局都会发生。”言外之意是,球运不佳。

其实,一场比赛的输赢,关足球什么事?足球被人踢来踢去,又岂能左右输赢?比赛的输赢,全在于场上那22个人对于足球的态度和技术状态。

生活中,我们也往往习惯于把成败得失归咎于命运不济。不是上天不给机会,就是生不逢时,仿佛自己的人生做不了主,只取决于身外之人事。

可事实是,态度决定命运。任何成败得失都其实与别人无关,任何借口也都无助于人生命运的改变。

十年来,还有一家是新结婚的苏州小夫妻,刚来时大家都叫她“新嫂嫂”。以后她的三个儿子都上学了,大家还是叫“新嫂嫂”的一直叫了下去。

我们家的绞圈房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拆除了,但那些童年的回忆,总像过电影似的在我脑海里浮现。那是生我养我的“绞圈房子”啊。

寺、徐家汇、鲁迅公园……这些地方最远离家也不过二十多公里,路费、餐费、门票等各人承担,早上出发,下午返回,准时到家,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微旅游。

如此这般次数多了,对家乡的秀色美景越来越熟知,自然也越来越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随之还有一种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的身体也不知不觉地强壮了许多,真是一举两得哩!也正是在这令人沉醉的周而复始中,我深切感悟

七夕会 行旅印痕

人皆凡人,难有慧眼。遇事多一份克制,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不草率下结论,方能成为生活的智者。毕竟,一燕不成夏。

从“研究研究”到“走流程”

顾维民



一碟酱菜解烦腻

李君兰文 陈旸图

解人生“不愁吃”之烦腻,有时只需要一碗泡饭、一碟酱菜。

在泡饭配酱菜的完美组合中,看似“配角”酱菜,实则占有很大戏份,这口泡饭能不能吃出一声“嗝”,就看这一点酱菜提不提味了。在上海人的心中,涵大隆可是不会让人失望的最佳选择。

据说,清朝中期,青浦朱家角地区的酿造业发展迅速,以涵大隆为首的一批酱园作坊将酿制的酱菜行销各地,很快就成为朱家角地区的特色产品。初建时,撑起涵大隆招牌的是一个师、徒组成的小团队。在他们看来,做的虽是“小买卖”,做得可是大事业。一要天时,要在最合适酿造的季节;二求地利,不仅要选用当地最优质的蔬菜作为原料,还要找到周边最清澈的水来酿造,据说,为取一担清水,需跑至市外江中去挑水,每天需用100余担,工人们四点就得起开工。当然,成就涵大隆酱菜美味传奇的还缺不了人的一份“酱”心,严格遵循既成技艺和工序,在选料、控温、季节、辅料、工具材质、环境、水质、用时、含量配比、封存技术等方面通过长期严谨、科学的制作实践,不断完善成熟。

涵大隆酱菜制作工艺现在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员。

非遗在身边

西谚 One swallow does not make a summer(一燕不成夏),说的是不能单凭一个现象(事实),简单下结论。意思与我们日常所说的“一叶知秋”、“见微知著”意义迥然,不正确也得玩玩。

不妨先看一下春秋时孔子与弟子颜回的故事。孔子在陈蔡之间受困,饭菜全无,七天没吃上米饭。颜回外出讨米回来煮饭。饭快熟时,孔子看见颜回用手抓锅里的饭吃,但假装没看见。一会,饭熟了,颜回请孔子吃饭,孔子说:“刚刚梦见我的先人,我自己先吃干净的饭后才给他们吃。”颜回答道:“不是那样的,刚刚灰飘进了锅里弄脏了,丢掉又不好,就抓来吃了。”听罢,孔夫子叹息道:知人不易,眼睛看到的都未必可信。

日本作家内海隆一郎写的《两张收据》的故事,至今仍记忆犹新。丈夫从北海道出差回来,带了毛蟹、扇贝、鲑鱼子等海鲜。当天晚上,一家吃了顿丰盛的晚饭。丈夫说,他这次出差吃了个够,当地海鲜也便宜。妻子知道,现在经济不景气,出差补助少得可怜,于是私下里认为,要么是丈夫瞒着她存私房钱,要么是还在偷着玩年轻时热衷的麻将、赛马。次日,妻子给丈夫整理行李发现两张收据,才解开谜团:一张是收据,带回来的海鲜合计1.2万日元;另一张收据上面写着:炸鸡罐头一个,方便面一个,点心一块。这一刻妻子才明白:丈夫

嘴里说出差期间海鲜吃了个够,实际是用这些东西填饱肚子的。

早些时候通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L君。曾有一段长时间,互动频繁,俨然已成莫逆之交。此后的故事就落入俗套了,L君借钱、逾期、催要。最后钱是要回来了,失信心寒,朋友终究是做不成了。时过境迁,终于明白:与人相交,亦需用心与时间来衡量,断然不可凭眼缘或是一时的热度。

人皆凡人,难有慧眼。遇事多一份克制,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不草率下结论,方能成为生活的智者。毕竟,一燕不成夏。

男人与酒

武信宋

半夜凌晨,门咣当一声响,紧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跑向卫生间,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我家那口子喝多了。果不其然,随后一阵一阵的呕吐声便不时钻进耳朵。我在床上翻了个身,继续睡觉。不然能怎地?跟一个酒醉的人大吵,质问他?走的时候再三答应得好好的,早点回家,不喝多。一个男人在喝酒前的承诺就好比一只狼压抑着强烈的渴望对一只羊说,放心,我肯定不会吃你。事实证明,没有不吃羊的狼。酒是考验一个男人承诺的可信度最好的武器。

作为一个女子,尤其是一个他口中的南方女子,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男人用来衡量交情深浅的标准就是喝酒多少。最初的时候,我曾试图用语言和他沟通,不管你酒喝了多少并不能影响你们之间的交情,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在乎这些的。他嘴上倒是迅速赞同了我的观点,可是一到了酒桌上,那个觥筹交错忘乎所以的人似乎不是他了。屡次三番,我终于放弃说教。在酒面前,我的那点说教简直不到一秒就被他抛诸脑后。

这不,三天前,得知他一个大学室友即将到来,我也做好了一切准备措施。客厅沙发的套子换成了最旧的那套。他临行前身上穿的也是一身旧衣,身上除了喝酒的酒钱外,钱包手表手机一概放在家里,一串钥匙我死死地弄在他的裤腰带上。这身装备就算他想丢东西,最多丢脸而已。任他百般口舌,如何如何不会喝多,我都置若罔闻。我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我的劳动量以及财产损失量。以前的战斗经验告诉我,一个男人喝醉酒后,丢脸和丢钱包同时发生的时候,对于我而言,丢钱包损失更多。一早和他说好,回家直接睡客厅沙发,那里是距离卫生间最近的距离。不要指望一个男人在酒醉后还能循规蹈矩地忍着翻滚的吐意,安全地从卧室走到卫生间而不弄脏地毯。

第二天醒来,我看了看睡在客厅里的他,昏沉着。许是被我惊醒,他喃喃自语:老婆下次我要是还喝这么多,我就不是个人。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拿着录音器,好在他下次醉酒后嘲笑下他。我笑问道:上次你不也是这么说的吗?他道:上次不一样啊,上次我是黄酒加啤酒喝多了。我哑然失笑,这次呢?他抬起头,一双迷蒙的眼睛里全是醉意道:这次只喝了啤酒。我心中笑道,你的意思是这次进步了?我道:这次喝了多少瓶?他迷糊地吐出四个字:不计其数。

不计其数?以往每次醉酒,事后他都能炫耀地告诉我喝了多少瓶,看来这次,还真是真交情啊。

态度

秦珉

生活中,我们也往往习惯于把成败得失归咎于命运不济。不是上天不给机会,就是生不逢时,仿佛自己的人生做不了主,只取决于身外之人事。

可事实是,态度决定命运。任何成败得失都其实与别人无关,任何借口也都无助于人生命运的改变。

十年来,还有一家是新结婚的苏州小夫妻,刚来时大家都叫她“新嫂嫂”。以后她的三个儿子都上学了,大家还是叫“新嫂嫂”的一直叫了下去。

我们家的绞圈房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拆除了,但那些童年的回忆,总像过电影似的在我脑海里浮现。那是生我养我的“绞圈房子”啊。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绞圈房子 钢笔画 叶益



爱上微旅游

杨建明

寺、徐家汇、鲁迅公园……这些地方最远离家也不过二十多公里,路费、餐费、门票等各人承担,早上出发,下午返回,准时到家,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微旅游。如此这般次数多了,对家乡的秀色美景越来越熟知,自然也越来越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随之还有一种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的身体也不知不觉地强壮了许多,真是一举两得哩!也正是在这令人沉醉的周而复始中,我深切感悟

